

校内交流

# 高教研究与参考

上海理工大学规划发展处（高教研究所）

2019年第6期

伊影秋

## 自下而上：从优秀的绵羊到泛在大学

编者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使命为己任的大学已经走到了深刻变革时代。我们看到：教育问题已不是局限于教育内部，还关涉到社会问题，学校教育的“孤岛式”已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以培养学生反思、质疑、批判能力为旨归，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教育，糅合着诸多因素和岁月试炼，需要勇气，需要试错，更需要“组合之力”。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素质、学养的竞争，大学要围绕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尤其是着重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 目 录

一、重新理解精英式教育 .....	1
二、教育回归本质：生命觉醒 .....	3
三、教育渐近式变革动力：自下而上 .....	5

## 一、重新理解精英式教育

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2007）书中向我们描绘了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如何迅速从教育机构演变成商业性机构的。他勇敢地指出：“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他毫不客气地说：“哈佛大学已经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

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威廉·德雷谢维奇写的《优秀的绵羊：美国精英的误导教育以及通向有意义的生活之路》（2014）提到，一些常青藤高校的尖子生，看起来都很优秀，其实是一群懦弱的、懵懂无知的、盲目追随的绵羊。所有的人都去追求同样的学校，上同样的课，选择同样的专业，所有的学习只为了拿更多的A，毕业是为了找到别人眼中羡慕的工作，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终其一生，过着未经省察的“二手生活”。

美国精英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高智商的年轻人，只关心成就，对内在的自我和灵魂无动于衷，没有领悟生命的追求，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不仅如此，美国教育专家安东尼·卡内瓦莱认为，精英教育系统日益成为特权传接代的有效工具。

毋庸置疑，每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精英阶层，总有些人出类拔萃，这些精英应该是最优秀最聪明的那群人，是最好的教育的结果。孔子也有言：有教无类。美国杰斐逊总统也写道：“天降英才，不

分贵贱。”很显然，当下美国精英教育系统不仅加重阶层分化，而且身处巨大的特权泡泡里的舒适资产阶级也感觉上当了，他们没有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教育，被他们排斥又无法摆脱的价值观无法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未来。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公认标准：适龄人口入学率在15%以下者称为精英教育，旨在培养高潜力青少年人群的精英意识与能力的教育方式，而非培养“考试型”人才，而是以综合素质提高来衡量学生的培养目标。被誉为“教育科学之父”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认为，精英教育是一个人走向伟大的教育精髓，它是整体性的教育，通过具体的分析教育和综合教育，对学生依次展开审美教育、道德熏陶和学习专业化知识。然而，当下精英教育已走向了职业教育，完全不在意关照伟大灵魂的经典人文教育。

不言而喻，精英教育对社会的深度影响力。但是，赫尔巴特却强调始终遵从一种缓和的方式对待教育，吸收传统和新式的文化，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去面对教育。

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目标都不是为了获得智慧，而是为了获取经济增长和强大的国力。罗伯特·赫钦斯在其著作《学习社会》中提到一个观点：教育制度失败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教育的失败。社会的技术化程度越高，专门化的教育就越难实行。因为，社会的技术化程度越高，它的变化速度就越快，而实用的教学就会越没有价值。如此看来，最理论化的教育才是最实用的教育。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教育制度组织起来响应的现实需求，往往在满足之时需求已不复存在了。未来是不可预见的，那么，教育是适应社会，还是引领社会？何况，当下的精英教育偏重考试，而非侧重才能。应试教育系统不利于培养全面智能，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创造力，无法迎接未知世界的需求。在 2013 年的一份美国大学和学院联合会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四的雇主认为通识教育是针对当前的全球经济最好的教育。科学技能和人文思考同等重要。

## 二、教育回归本质：生命觉醒

上世纪后半叶开始，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入学率在 15%以上至 45%以下）。学术界大多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应仅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事，如何有效率的工作，如何提高生产力，如何为日后职业生活作准备”，更应该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充实人生，如何发挥生命的价值”，以“教育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

一言蔽之，教育宗旨关乎自我生命的觉醒。当下大学生应不只要学会专业微观，更要全方位宏观。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也就是说，要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某大学的作题为《生命中最简单又最困难的事》的毕业演说时讲到：在他看来，教育的真正价值与成绩、学位完全无关，只与生命的自觉和警醒有关。

通识教育最为体现教育本质。通识教育的优势：第一，它教会你

怎么思考；第二，它教会你如何表达；第三，它教会你如何学习。2010年发表的《随波逐流的学术》一书中写到，通过“大学学习评估”测试发现百分之四十五的学生在大学头两年根本没有任何思考能力的提高。其他测试表明后来的两年也是同样的局面。

在信息技术时代，获取知识变得很容易，问谷歌，求度娘，完全没有必要占用自己有限的脑空间来记忆。面向未来，应该更加侧重思考方法的学习，把我们的大脑变成CPU。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创始人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说：“我们为信息所窒息，而渴求智慧。今后的世界，将属于能总览全局者，他们在恰当的时间运用恰当的信息，以独立的思考做出明确的选择。”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大家提供“第六份工作，而不是第一份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虽然接受通识教育没有办法给你“第一份工作”，但它可以帮助你在进入职场之后，能够与人拉开差距，也会在不同职业变换间拥有更多的自信。

通过通识教育，学生们将获得更火(common)的共同经验、终身学习的技能、广博和统整的知识、价值观的检视、人格的培养及对其他文化的尊重等。最为重要的是，通识教育帮助你关照灵魂。哪怕不一定找到生命的意义，至少在踏踏实实地探索中，也能够更多地把控和更好地体验人的一生。

尤其被大家熟知的“全人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广大的世界须具备更宽阔的知识，同时能深入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全人教育是

整体思维、多元化学习观和追求灵性的统一（谢安邦，2008），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统一，也是集 STEM 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统一。

### 三、教育渐近式变革动力：自下而上

兰特·普里切特用蜘蛛形容 19 世纪的教育系统，鼓励建设开发教育系统，进行多样化尝试，让教育变得更类似海星，重复发挥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驱动力。

生物社会学家马特·里德利提出人类历史也只是像生物的演化一样不断地适应环境而改变自身而已，不存在什么设计者，简言之，是人类自身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做得好的话，会是一种自发产生的演变现象。

肯·罗宾逊在其著作《让学校重生》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要做教育创新真正的引领者。在书中他质疑席卷全球的标准化浪潮，呼吁冲破工业化教育的藩篱，建立一个负责的自适应的有机教育系统。

政府主导的公共教育或青睐教育由上而下的加强理论，但也鼓励发挥学校教育在实践上自下而上的创新力量。

众所周知的可汗学院，或者“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这是科技改变教育的最佳案例。虽然它的建立初衷并不那么伟大，只是一流大学向二、三流大学推广借此创收而已，而非致力服务或想到远在非洲的受益群体。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带来了“自主学习环境”的概

念，在互联的世界里，发挥了学习自主性和自我教育系统之功用。

美国著名高等专家凯文·凯里在其著作《大学的终结：泛在大学与高等教育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未来大学的模样——泛在大学。他认为，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创设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不断优化，未来高等教育学习将与全球泛在大学互通，彼此相连。另一创新形式2012年创设的密涅瓦大学。

每个学生发展都不必限于一隅。教育在帮助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获得关键的知性技能同时，更应该给予他们打造自己的新桌椅的力量。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在不同文化发生冲突时出现。我们高等教育应该高喊跨文化学习，终身学习。